

胡適二三事

姚大年

委屈自己體貼別人

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共軍逼近北平，西苑機場停止使用，北方的局勢已十分危急。當時，先總統蔣介石指定朱家驊、俞大維、傅斯年和陳雪屏四位共同會商緊急措施，迅速接運胡適和梅貽琦兩位校長和一部份教育界人士到南京。經交通部俞鵬飛部長的策劃調度，第一批於十五日先派飛機兩架在南苑降落。以後能否續派，須看機場的安全才能決定。當時先由陳雪屏在十四日晚間與胡適通長途電話，說明總統的關懷之意，飛機到達的時間以及所能搭乘的人數，並請胡適就送去的名單分別通知聯繫。胡適認為時機急迫，內外城的交通也已阻塞，就名單分配機位不切實際，只可告知幾位大學校長，以在短時間內能走得開的教授為優先。

這兩架飛機終於在十五日晚間飛回南京，這是第一批，也是最後一批，以後南苑機場已不能降落了。當時陳雪屏在南京到機場去迎接，看到飛機上還有兩個空的座位，胡適的公子胡思杜却並未隨同出來。後來很多去接機的人問胡適，他

說：「因為人數無法確實計算，究竟有多少位教授能够趕得上這一班飛機，也不敢確定，但推測人數將遠超過飛機的容量。我們夫婦已佔去兩個座位，斷不應該讓思杜再佔一個，而使要走的同仁失去這難得的機位。在臨行前夕，我已將這道理說給我太太聽，取得她的諒解，年輕人，以後想必總有辦法可以逃出來的。」

胡適的次公子胡思杜，留在北平，後來受到種種的迫害，終至發表檢討他父親的「自白書」，最後不堪迫害折騰終於在唐山自殺。

就這一件事，可以看出胡適做人的道理。他總是讓自己委屈些，特別體貼別人，顧及別人的利益。

美國議員糊塗可愛

胡適任駐美大使，在珍珠港事變之前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史密斯當選了眾議員，胡適和這位議員早先曾有過一飯之緣，胡適知道史密斯教授當選以後，特地來請他到中國大使館晚餐。這位史密斯議員在快要用餐的時候，才匆匆忙忙的坐車趕到。他坐上車子，忽然想起今天請客的

這位大使不知叫什麼名字。於是他問司機，司機那裏會知道。總算他還聰明，他想到大使宴會，只要稱他「閣下」，或者「大使」，不必叫名字，便不會露出馬脚。因此一直到席終，都沒有露出破綻，賓主盡歡。

宴會結束以後，主人送客，胡適說了一番歡迎史密斯議員到中國訪問之類的話，表示友好親切。

這位史密斯議員這時出了毛病。他說：「中國我是一定要去看光的。如果我到貴國觀光，第一個要拜訪的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。……大使先生！請問胡博士現在什麼地方？」

胡適聽了，不禁大笑。他拍着史密斯的肩膀輕輕地說：「議員先生！胡適就在你的面前啊！」

兩人於是相擁大笑。然而這位糊塗議員，却是一臉的尷尬表情！

陋室中茶葉蛋待客

胡適的生活，一向很清苦。他做了四年駐美大使，離任的時候，銀行裏只有二千多元美金的

外 中 雜 誌

存款。他在紐約住的公寓是一座老房子，房東是一位老太太，屋子裏一些簡單的傢俱，也是那位老太太租給胡適住家用的。這位房東老太太對胡適很有好感，對胡適表示得很有禮貌。公寓雖然很小很簡陋，但總是高朋滿座，不但胡適的老朋友到紐約總要去跟胡適聊聊，就是不認識的人，也常常為慕名而前去打擾胡適。凡是有人去看胡適的時候，如果沒有其他的東西吃，胡夫人總是煮茶葉蛋來招待客人，聽說胡夫人煮的茶葉蛋別有風味。那時候，胡適專心在這小公寓中研究「水經注」，胡適常說這裏是他的「象牙之塔」。

胡適在國外，別人請他講演的機會很多，只是不常作公開講演。同時美國學術界人士前往找胡適請教的也很多，胡適從來不在外國人面前批評政府。一次，曾經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吳國楨到「象牙之塔」去看胡適，吳竟在胡適面前滔滔不絕的大肆攻訐政府，胡適聽了大不以為然，立刻嚴肅而正顏厲色的對吳說：

「K·C！你搞政治，簡直太幼稚！你如果對政府有什麼責難，應該回到臺灣去發表你的意見，不應該在國外作不負責任的批評！」

吳國楨漲紅了臉，抱頭而去，從此不再見到吳出現在胡適的客廳中。

對抗戰的基本態度

民國二十六年胡適在廬山會議結束之後，到了南京，他當時極力想勸蔣公中正避免對日的全面戰爭；並提出一個書面意見交由汪精衛轉呈蔣

公。不久，「八一三」淞滬戰爭發生，全國抗戰於是開始。日本飛機向南京濫肆轟炸，國都形勢岌岌可危。當時蔣公要王世杰轉請胡適到歐美去為政府作抗戰的宣傳。胡適堅決表示不願離開南京。他說：「戰爭已經發生，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，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。」最後，王世杰找了傅斯年幫忙，費了很大的勁，才把他說服，他終於接受這項艱鉅的任務，到歐美去。

關於對日抗戰的主張，一般人都不太明瞭胡適的基本觀點和主張。在廬山會議時期，「八一三」淞滬前夕，胡適曾經勸政府並向蔣公建議，應儘量避免全面戰爭。他的這一項主張和建議，是擔心政府只逞一時之忿，而作孤注之一擲，並沒有準備長期抗戰和苦鬥的能力與打算。他這一避免全面戰爭的主張，在當時很多人對他不諒解，甚至罵胡適為秦檜。實際上他的抗戰根本思想却與政府後來所採取的國策，完全一致，真正顯示了他的先見之明。胡適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曾給王世杰一封長信，在這封長信中，可以完全明瞭他的根本見解。他說：

「老實說……我們若要作戰，必須決心放棄『準備好了再打』的根本錯誤心理。我們必須決心打十年的敗仗，必須不惜犧牲最精銳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，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作戰場，一切文化中心作魯文大學。但必須步步戰；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，此外別無他法。今日最好笑的，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裝飾南京，好像南京是沒有危險似的。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到難受。總而言之：今日當前大問題只

有兩個：一、我們如可以得到十年的喘息時間，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十年的喘息時間。二、我們如認定，無論如何屈辱，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息時間，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，作三、四年的戰亂，從那長期苦痛裏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。

「恐怕在今日要雙管齊下，一面謀得二、三年或一、二年的喘息，使我們把國內的武裝割據完全解決了；一面作有計劃的佈置，準備作那不可避免的長期苦鬥。」

這封信是胡適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寫的，距七七抗戰的發生還有兩年。但由這封信，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當時的心情，是如何沉重，也可以看到胡適的卓識和遠見，是如何的值得人們欽佩！

堅拒出任行政院長

民國三十七年行憲以後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，組織內閣，後來因為實行幣制改革失敗而去職。

那次行政院改組，據說蔣公中正曾想到了胡適，要這位文化學術界的名流，出任艱鉅。因為事前，陶希聖曾到達北平，和胡適談過行政院長的問題，蔣公就特為再派陶希聖去北平，跟胡適面談。

陶希聖立刻起程飛往北平。因為那時正當徐蚌會戰最激烈的階段，飛機在飛行途中耽擱了幾小時，到達北平，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刻。陶希聖下機後，到北京飯店，立即打電話給胡適。電話來得太突然，胡適不免有些吃驚。陶希聖告訴他

奉命前來，有事奉商。放下電話，立即驅車到東廠胡同胡公館去。

踏進胡公館，陶希聖就開門見山告訴胡適，蔣公會懇切表示要邀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。

「這是美國大使館及三兩個教授的主張，那是萬萬做不得的。」胡適立刻作此堅決表示。他說：「你看我滿地書籍，都沒有收拾，我根本不能動，我一動，學校裏人心就散了！」（當時胡適是北京大學校長。）

這番話談了很久，後來，胡適感慨而幽默的說：「我可以做總統，但不能做行政院長。我如果做總統，就提名蔣先生為行政院長，造成一部內閣制的憲法。」（據說在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之前，蔣公有意邀請胡適為總統候選人，胡適也已同意，後來蔣公在中央進行說服工作，希望大家支持胡適之，終因多數中央大員不表贊同，才由蔣公自行擔任。）

當時，陶希聖也很幽默的對胡適說：「你若想做總統，我想謀個小差事。」「你想謀什麼差事？」

「我想做總統的副秘書長。」陶希聖笑着說。「你就做正秘書長，何必屈就副的？」胡適一臉的笑容。

「那不行，正得太忙。」陶希聖很認真的樣子。接着又問胡適：「你若做了總統，是不是把中國思想史下半部再寫完？」

胡適很認真的表示：「那也不行，總統還是很忙的。」

這番談話到午夜才停止，約定第二天再談。

第二天早上八點多，胡適到北京飯店，因為避免記者採訪的困擾，仍與陶希聖回到胡公館，第二次的談話，胡適並沒有改變態度，只是鄭重

而堅決的聲明：「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，我一定和蔣先生站在一起！」陶希聖的北平之行，就這樣無結果的宣告結束。

營國 中央信託局

歷史悠久 服務第一 信用可靠



國銀行信託業務：

辦理有關儲蓄及信託存款、外銷貸款及各種放款、信託資金、進出口結匯、保證業務、代客買賣證券及出租保管箱等業務。

國購料業務：

代辦國內外各項器材物資之採購業務。

國貿易業務：

承辦公民營企業委託外銷物資及其他國際貿易事宜。

國儲運業務：

辦理進出口物資運、報關、提貨及倉儲等事項。

國人壽保險業務：

辦理團體壽險、增值分紅壽險、定額年金養老保險、旅行平安險、人身意外傷害保險、互助團體壽險、軍人保險等業務。

國公務人員保險業務：

承辦全國各級公教人員保險及退休保險、私校教職員保險、公教人員眷屬保險。

中央信託局

地址：台北市武昌街一段四十九號
電話：3111511 30線 中文電報掛號5665 Telex: 11377 TRUSTPRO